

別、文學／化的在地思考，加之更深沉的歷史性挖掘，2017年的《同志文學史：台灣的發明》便是「老字號酷兒小說家」紀大偉所繳出的最新學術力作。



遼闊如海，可觀亦可待的我族書寫

2017年，吳三連獎基金會以文學成績可觀、盛年創作可待，將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授予達悟族作家夏曼·藍波安。其作《大海浮夢》本年亦由下村作次郎日譯並正式出版，透過「海洋」，將台灣文學往世界推送。

從第一本著作《八代灣的神話》開始，夏曼·藍波安便展露自身身分的獨特性。他據長輩們的口述，記錄、整理達悟口傳文學，進行以達悟為主體的思考。希望透過對精神原鄉的回溯、「飛魚文化」的重探，幫助族人重憶美麗光輝的時代，從而改變自卑、順從與自我否定的普遍現象。在《八代灣的神話》推出後，他曾在一場座談會上表示：「很多神話非得身體力行，才能感受到它存在的意義。」於是，他重新學習潛水、射魚與造船，以實際的勞動，理解父執輩們

的信仰與世界觀。夏曼·藍波安對這些「身體力行」進行記錄，因之有了《冷海情深》的出版。

1992年《八代灣的神話》封面上，寫明作者是夏曼·藍波安，同時寫上漢名施努來；到了1997年的《冷海情深》，則只見夏曼·藍波安之名。從夏曼·藍波安、施努來的並列，到「獨立」的夏曼·藍波安，其間盡是曲折。

1957年生於蘭嶼的夏曼，正逢漢人登島的年代。族人生活型態開始變異，孩童對「大島」台灣懷抱憧憬之餘，更受漢人教育體制扭曲，從而與傳統文化發生斷裂。中學時代，夏曼即在家人反對下前往台東求學，畢業後，他卻拒絕以原住民身分保送師大，抗拒著他者所加諸的標籤與宿命。從事一段時間的基層工作後，他在1980年考取淡江大學法文系。其時，由原住民知識分子領導的原民運動，以都市為據點展開；到了九〇年代，他們始反思運動與族人間的關係，並踏上返回原鄉的路途，這其中包括了夏曼。在《冷海情深》重新成為達悟的「人」之後，他創作第一本小說《黑色的翅膀》，回顧成長歷程中的創傷與掙扎。幾年後的散文集《海浪的記憶》，除了錄有文化承繼、實踐的點滴，也描寫漢族文化、經濟入侵之下，族人們的失落與依違。此書出版後，他也完成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學業，寫就「台灣第一本海洋人類學的碩士論文」，拓延台灣人類學的學術視域，同時奪回屬於達悟的發言權。

2007年散文集《航海家的臉》推出後，夏曼便戮力於小說創作。近年的小說自《老海人》、《天空的眼睛》到《大海浮夢》、

《安洛米恩之死》篇幅有長有短，不變的母題是野蠻／文明、傳統／現代、歸返／逃離間的掙扎與抉擇。故事訴說不盡，困境未曾解決，夏曼·藍波安仍要繼續寫，以遼闊的文字召喚海的子民。他所呼告的對象不僅只族人，還有身處海洋國家的每一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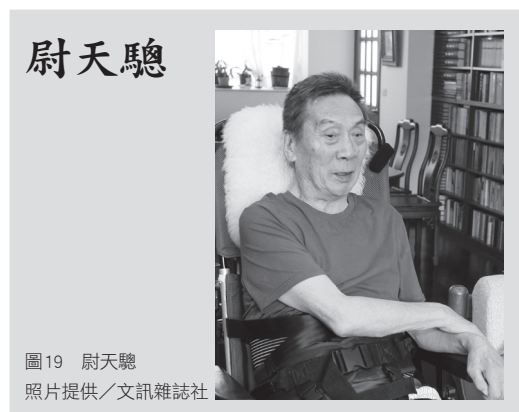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9 尉天驄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引領時代，擊起戰後現實主義山嶺

政治大學名譽教授尉天驄，因創作、評論、編輯等多方面的貢獻，獲今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之貢獻獎。另外，適逢其所創辦的《文學季刊》50周年，政大召開研討會，邀集作家、導演與學者，圍繞《文學季刊》進行回顧與探討。

1959年，二十多歲的尉天驄接辦《筆匯》，將黨國色彩濃厚的報紙型刊物，革新成青年為主體的32開本雜誌。《筆匯》撰稿者包括王夢鷗、姚一葦、劉國松、許常惠、葉笛、陳映真、劉大任等，除刊登文藝創作外，更介紹西方文藝思潮，兼具學院派傾向及現實關懷色彩。1961年《筆匯》停刊後，1966年尉天驄再辦《文學季刊》，培養許多成長於戰後的作家，黃春明、陳映真、七等

生、王禎和、施叔青等皆供稿其上。更因刊登多篇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品，被視為鄉土文學的源頭、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風潮的前哨站。

《文學季刊》因政治因素於1970年停刊，1971年以《文學雙月刊》為名復刊，僅出版二期便停刊；1973再改為《文季》，發行三期後又停刊；1983年以《文季文學》雙月刊再次復刊，11期後停刊。「文季」系列刊物在尉天驄的堅持下多次易名、重新出發，現實主義標誌則越趨鮮明。此種文學主張，終於在1977年引爆鄉土文學論戰。彭歌、余光中等親黨國文人，對尉天驄等人的文學觀點名批判，雙方各據立場進行辯駁與回擊。這場論戰影響了整代的知識分子，且擴及文化、政治、經濟各層面。論戰結束後，尉天驄則主編《鄉土文學討論集》，為時代留下見證。

除了以編輯刊物闡發文學主張，尉天驄也從事創作，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後皆有產出。六〇年代存在主義風潮下，尉天驄1970年出版的小說《到梵林墩去的人》，染上的是現代主義色彩；然行經七〇年代，他的文學觀漸次明晰，並成為引領一代思潮的先鋒人物。1979年的《民族與鄉土》一書，可視為其七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觀的總結。書中抨擊現代主義文學的虛無與自溺，認為文學應描寫社會、助於人們認識世界，最終達致現實的改造。八〇年代，他延續此前觀點，寫就文學評論集《理想的追尋》與文化評論集《荊棘中的探索》。九〇年代後，他開啟憶往散文之書寫，包括《棗與石榴》的傷逝遺懷、《回首我們的時代》的文情軼事。尉天驄真摯溫煦的筆調，透露的是，當煙硝與